



大陆移民观纽约万人大游行：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

【明慧网】庆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四周年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五华诞，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近万名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带着感恩之心云集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延绵历时三个半小时。

壮观的游行让沿途民众驻足观看，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

曾在中国辽宁某石油公司任职的退休老干部洪先生，津津有味的看着游行，他说：“好几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从中国）出来旅游二十来天，就为了看这个游行。多壮观啊，多美好啊。”

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最危险的就是人没有道德底线了，道德败坏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啊。我觉到只有法轮功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让人们道德回升。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

他说：“我在国内天天翻墙看海外新闻，如果人人都像法轮功这些人这么好，中国肯定有希望。”

前几年移民到美国的来自福建的李先生，在国内是一家电厂的干部，他在认真的录像，他一边录像一边说：“非常好，很震撼。”

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因为国内的朋友看不到。”他表示这么多人，这么长的队伍，“我的手机都快要录爆了。”

他还说：“现在国内都被江泽民搞得很烂了，很多人就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法轮功非常好，让国内的人看到这个阵式会受鼓舞的。”

一位二十多岁的大陆青年表示：“我觉得法轮功的功法和教义都非常好，功法让人没有病又可以祛病消灾。教义就是教人‘真、善、忍’；‘真’，就是要待人真诚；‘善’，就是要善良嘛；‘忍’，就是要能忍则忍，

把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变成无所谓的事。”

“在国内他们（中共）就会说法轮功不好，他们绝不会说法轮功好，中共就怕法轮功影响了它给人们的洗脑，怕它的统治控制不了了。”他来美国已经三年，也接触过法轮功学员，他认为：“其实法轮功没有教会，他对人很自由。你自己愿意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很自由。他也不会强迫谁来。”

他又说：“炼功又好，教义又好，就会把整个人变得很好。现在在国内，把法轮功迫害的太过了，他们把法轮功的器官拿去卖钱，做的太绝了。”

来自上海的张女士跟她一些朋友跟旅游团到纽约，正好遇上游行，他们都用自己的手机拍了全过程，她说：“太高兴了，太震撼了！全录了，回去给所有认知的人看。”◇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央视录像中，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严重烧伤的”女孩刘思影。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医院难道连最起码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自焚者”王进东腿上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不明摆着是演戏吗？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纪录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片揭示了2001年初的“天安门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该案是中共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2.35 亿。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遭酷刑九死一生 黑龙江伊春市女教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伊春市金山屯区中学女教师关淑玲一家受益的**法轮功**，三次被非法抄家，多次被非法拘留，二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四年，多次遭支棍镣铐、上大挂（吊铐）、大背剑、地环等残忍酷刑致多次昏死，九死一生。关淑玲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发起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一九九八年六月关淑玲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的心脏病痊愈、大脑供血不足病症消失，颈椎上鸡蛋大的包不翼而飞，肩周炎病症没了。她儿子从小就患有“隔代遗传胎带来的角膜溃疡”，家里倾尽了所有的积蓄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九九八年几近双目失明。在关淑玲修炼**法轮大法**后，给儿子读三天《转法轮》，儿子能睁开眼睛自己看了三天《转法轮》，仅仅六天时间他眼睛就痊愈了。

下面是关淑玲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十几年迫害中，我经历了两次劳教，一次判刑，无数次的非法拘留，其中经历的残暴迫害如：支棍镣铐、上大挂、大背剑、地环、众人摔打、灌食、抽血、打针等等。

被停止教学、骚扰、非法关押、劳教

一九九九年五一校领导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我拒绝写，我被停止教学，班级学生在黑板上用一份纯真的心写上“我们不要新老师！”校长经常找“谈话”。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我们全家去北京，隔日到达了北京。

回家后大门被贴着封条，进院门窗被撬过，满屋狼藉，师父的法像被抄走。我和丈夫就被关到了局里会议室，非法拘禁一个多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去政府信访办上访，被拽上警车被挟持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处。六个月的迫害二零零零年四月中旬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四月下旬，刚回家五天我又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各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强行把我拖到派出所，膝盖拖得血肉模糊。我绝食七天，非法拘留半个月才回家。

电饭锅里的米饭酸了，臭了还在吃。

在鹤岗第二看守所遭“支棍镣铐”等残忍折磨

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中午警察抢走两本手抄经文、调频器，我被绑架到金山屯区看守所。五月十一日绝食抗议我被转到鹤岗二看。五月十四日。一群警察连踹带打推搡到走廊，用支棍镣铐酷刑（是一米长铁棍上焊上脚镣，双脚用铁环分别固定在支棍两端，串上手铐，把双手铐上，身体无法坐直吃饭得靠人喂，上厕所用人抬）。五月二十一日，支棍酷刑第八天我被劫回金山屯单铐在椅子上一夜我被绑架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三年，我丈夫被勒索一百五十元钱。两三个月，我又被劫回金山屯区看守所，对我三年劳教改成判刑四年。我被检察院起诉科的警察刑讯逼供用皮鞋踢伤脚面。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暴打、吊铐、地环、大背剑等残忍折磨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被狱警暴打耳光眼冒金星，一监区，被强行整日整夜罚站好几天强迫做奴工。

二零零三年，我被关进电工房用手铐铐两天两夜。四月在一监区被拽、打。五月被强迫罚蹲，犯人暴打绳子绑，折磨的我全身浮肿，手肿得象馒头，孟淑英帮着洗衣服。

六月中旬我在车间电工房内双手吊铐，坐在铁凳子上，几天几宿。

七月三十日把我嘴粘上胶带蒙住脑袋拳打脚踢，“大背剑”酷刑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零三年十二月、零四年元旦、三月二日、八日大法弟子被关在洗漱室站一宿，在厕所边面墙码坐被强制“码坐”迫害，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我被双手背铐在监牢坐在凉地板砖上，二十四小时晚上不许睡觉。零四年的二月初，我索要家人来信却被当场踢打，大背剑酷刑要昏过去又背铐酷刑至深夜十二点多。

三月十日上午，我和于秀英被反铐暖气管子上，下午二点我被上大吊挂往上拽，使我脚尖离地，整个身体悬在空中，晕过去放下强行

塞药醒后又吊挂到后半夜吊昏两次。

三月十八日将我背铐上大挂，脚尖点地至昏死后放下来。五月十四日晚，强迫坐在冰凉的地上，戴上手铐“反省”，后改成背铐床头站一宿。

五月十五日我被背铐上大挂，脚尖点地至昏死才放下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将我背铐挂吊起，脚离地二十公分昏死后放下，嘴里塞药并打针后又吊起，我昏迷状态二十分钟后改坐地背铐。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丈夫刚走狱警将我背铐挂吊起，昏死后放下，给我吃药苏醒后改为坐铐。十二月三十一日将我前铐挂吊起，除上厕所、吃饭、晚间睡觉铐在床上外，吊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午。期间昏死两次，手麻木很长时间。二零零五年一月才回监区。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一点犯人搬、拽、踹、踩、掐大法弟子的手、脚等处，我们绝食抗议。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们被强制码坐的小屋，有的几个围着一个迫害；实施各种迫害。

三月我和大法弟子开始被灌食（一天灌两次），灌食三天。四月十四日晚“摠蹲”演变为“练蹲”，刑事犯一次次将我们一个个摠，一次次拎，拳打脚踢。

四月十五日晚，犯人在走廊开始摔打大法学员，我被犯人拽到监舍，拳打脚踢并捂嘴巴拽起来，再按倒，一个多小时几乎昏觉过去，胳膊被摔“喀嘣”响，我一只胳膊不能动弹。

我绝食抗议，狱医犯人桑小梅亲自鼻饲，四、五个犯人对我抬、拽、摠强行施暴。他们把食管从鼻子插进去，从嘴里拽出来，反复插、拽，最后给我灌完食，食管从胃里带出约三厘米高的血。

二零零六年五月五日出监那天因不穿监号服，被一帮暴力殴打，并强行套上监号服，然后被拽胳膊，拽腿的抬到监狱大门口，才允许脱掉监号服。

二零零九年夏季三名警察出示公安局的搜查证到我家抄家。◇